

破繭

謝禎宇



在愛情的道路上，有人不斷地追，追到了又逃；有人不斷地逃，逃走了又追；人生也是這樣，選擇了一條路並不表示前面沒有岔路...

春天時收到妳的賀年卡，朱紅色的卡片有幾分喜氣。在我平淡的生活裡，這種顏色是很少出現的，我的衣服向來不是黑、白就是藍，久而久之，對顏色甚至失去了敏感度，穿什麼都是一樣的了。一條藍色牛仔褲加白襯衫，可以從春天穿到秋天；寫了十幾年的鋼筆，同一牌子同一色度的鉛筆。甚至音響的擴大機和揚聲器也都十年了，還沒有換的打算，CD聽了又聽，貝多芬鋼琴奏鳴曲永遠是 Eml Gilels，莫札特交響曲離不開 Karl Boehm，德布西鋼琴曲是 Walter Giesecking。透明水彩是英國 WINSON&NEWTON Cotman 等級，水彩紙只用法國 arches，說念舊也好，說食古不化可能更為恰當。

我的不變是為了追求變，從少年時代爬山、畫畫開始，我就謹守三點不動一點動的原則，固定的生活模式，只為了留下變的空間；不動的生活，動個不停的思緒，我是如此矛盾的存在。

朱紅的賀年片，洋溢著喜氣，新年已逝，遲到的卡片有妳遲到的心情。

自從妳畢業後，時常想起妳們這屆。回憶妳們上課的情景，常就心緒湧動。一直有種遺憾，沒有在妳畢業時與妳握手道別。讀著妳卡片上的文字，易感細膩的心思躍然紙上。那是一種特殊的情份吧！我一直記得那年秋天，我甫拿完學位去學校任教，學校安排我擔任妳們的班導師，簇新新的學生，簇新新的老師，要分享彼此的新鮮人經驗。當學生和做老師的心情當然不同，看著妳們興奮地來到新的高年級班級，妳們該是懷抱著理想與期許的吧！就如同年輕的我，誠惶誠恐地站上講台，努力做一個好老師。妳們是我教的第一班學生，在內心深處，我把妳們這一班當做我的親密朋友般看待。

擔任導師的工作無非約談、吃飯等等。對大部分的老師而言，把導師費拿來請學生吃一頓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用心些的則和學生每學期約

談一次。剛開始任教的我，當然認真地和學生進行約談，妳則是我約談的第一個學生。

人生有許多的第一次，我們都會記得那些事。記得那天妳怯生生地走進導師辦公室，我抬頭看了妳一眼，齊耳的短髮剪得整整齊齊，猶似稚氣未脫的小女生。可能是我太過嚴肅了吧！那次約談好像都是我在說、妳在聽，絮絮叨叨談著教學心情種種及對學生的期望。

如果真要探究我在學業和興趣上的轉變，其實可以說恆如鐘擺，幾乎時時在追與逃之間遊走，求學時代，我們唯一的目標是進入一所自己滿意的大學或科系；等到上了大學，我們開始埋怨這所大學或系上的瑣瑣碎碎，後悔自己當初怎麼沒有填另一所大學的另一個系。但話說回來，如果當初填了另一個志願，情形是否會有所不同，恐怕亦在未定之天。

何況，我一直是個不安的人，有一顆不安的靈魂，對我不熟悉的世界永遠懷著好奇之心，什麼都想試一試，有時試得頭破血流，卻也甘之如飴。是不是我的游牧性格影響了妳？妳在卡片上寫道：夢想戛然終止，為著一些突如其來的意氣用事。倒也不後悔，多接近現實或許可以讓人認清自己的珍貴特質，雖然心裡有種追求理想的熱情，未來卻仍渺茫不定。這樣的渺茫我亦曾經歷，在那游牧歲月裡，學業和生活種種，壓得人喘不過氣來，茫茫天涯，何處是歸程，堅韌如我亦不免摧折，妳一定很難想像堅強如我，亦有易感脆弱的心靈。也許是我太擅於隱藏了吧！總是顯露陽光的一面，把日子過得清亮起來。每個禮拜為自己買一束畫畫的鮮花，在校園閒晃散步幾番，為自己塑造快樂的條件，努力追求生命裡一些小小的歡喜。

我從來不認為繼續求學有什麼好或不好，走入社會其實是另一種學習。在學校唸書也好，在社會工作也好，如何常保關懷人群與社會的心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能緣於我上課的過度嚴格，使妳和同學誤解我是一個讀書、研究至上的老師，其實不是那樣的，我常常覺得要先成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人，才有可能從事各類工作。學術研究並不特別清高，走入社會、服務人群更值得尊重，兩者之間沒有好壞之別，只有先後之分。也許有一天又可以回到學校，重拾書卷，那也沒有什麼不好。我們並不是在證明今是昨非的類似概念，只是人生沒有標準答案，更不是簡單的是非題或單一選擇題，人生是一道申論題，要寫成什麼樣子，端看妳選擇了什麼論題或找到哪些材料，聰慧如妳，相信一定懂得我的意思。

有一首流行歌，高唱下一個男人會更好，我常常想，這是不是真的？就像早年校園民歌敘述一個撿石頭的小孩，撿了一個又一個，最後發現原來最初的那個石頭最大最好。人生是不是也是這樣？我們在追求知識和成長的過程中，不斷地撿拾新的石頭，到底哪一顆才是最好的？在愛情的道路上，有人不斷地追，追到了又逃；有人不斷地逃，逃走了又追；

人生也是這樣，選擇了一條路並不表示前面沒有岔路，每個人在追求的過程中不斷地放棄某些東西，但也獲得了一些東西，生命價值種種，並無放諸四海皆準的天平，沒有人能自信地說這是最初也是最後的抉擇。

人生毋須急於做最後的判斷，每一條路都可能引導我們到不同的方向。佇足，回首，前行，每個階段的選擇都不一樣，重要的事必須出於自己的獨立判斷與自由意志，縱使巔躓跌宕，仍將義無反顧，勇邁前行。

在平靜無波的校園歲月裡，收到妳寄來的卡片，讀著妳的文字，令我有種破繭之感，明天也許該換件格子襯衫或背上雙肩背包，甚至換聽 Maria A.Pires 演奏的蕭邦《夜曲》，而不再守著不帶一絲火氣的 Artur Rubinstein...